

梁

書

一  
二



列傳第四十四

梁書五十

文學下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劉峻

劉沼

謝幾卿

劉騶

王籍

何思澄

劉杳

謝徵

臧嚴

伏挺

庾仲容

陸雲公

任孝恭

顏協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興內史峻年  
生暮月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  
八歲爲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敗峻以

東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旣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徃析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明帝時蕭遙欣爲豫州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父之

不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縱典校祕書  
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  
禁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  
荊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  
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  
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有  
高才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  
衆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峻乃著辨命論  
以寄其懷曰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

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  
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大  
目因言其畧云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  
實海內之髦傑豈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  
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  
而無貴仕饗養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  
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閔紛綸莫知  
其辯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褐冠甕牖  
必以玄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說說

讓昨異端俱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  
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通生萬物  
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  
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  
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  
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  
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  
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  
冥非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

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  
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  
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  
焦金流石文公躡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  
叢蘭冉耕歌其芣苢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  
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至乃伍負  
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  
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鍛羽儀於  
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次此豈才不足而



行有遺哉近代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之  
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  
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  
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竝馳聲於天地而官有  
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繼徂落宗祀無饗  
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  
皆擯斥於當年韞竒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  
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湮滅而無  
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皂隸容彭之

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  
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  
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  
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  
驗而其道密微寂寞多愴無形可以見無聲可  
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衆譬言天王之冕  
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  
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

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  
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  
命有六蔽焉余請陳其梗旣夫靡顏膩理哆嚙  
顛頰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  
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固知三者定乎  
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  
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  
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星虹樞  
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

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獸奮尺劍入紫  
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寘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  
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  
鼈龜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  
若雷電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  
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  
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  
類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  
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

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闇主衆明君寡而其黑猶不同器梟竊不接羽翼是

使渾沌橈杙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巖  
石之下橫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  
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以誅殺爲道德以  
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  
比其狼戾曾何足踰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左  
帶沸脣乘間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  
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  
角其區寓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  
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

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  
焉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  
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  
才絳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  
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  
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  
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  
邪正由於人吉凶存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  
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

雲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  
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  
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  
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  
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情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  
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  
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  
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叟  
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



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  
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故  
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  
襲冰紈觀窈眇之音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  
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  
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  
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  
天知命明其無可柰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  
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

能悅其神土室編述未足憂其慮不充訕於富  
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  
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竝爲申  
析以荅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  
序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  
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  
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音徽未  
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  
知涕之無從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

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若使墨翟  
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  
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劔空壟  
有恨如何其論文多不載峻又嘗爲自序其略  
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  
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  
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  
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  
有忌妻至於身操井曰余有悍室亦令家道

轅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  
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懼此異也敬通  
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亦禍同伯道永無血胤  
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  
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  
填溝壑而為名賢所莫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  
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  
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為敘遺之好事云峻居東  
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

門人諡曰玄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與晉驃騎將  
軍沼幼善屬文既長博學仕齊起家奉朝請冠  
軍行參軍天監初拜後軍臨川王記室參軍秣  
陵令卒

謝幾卿陳郡陽夏人曾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  
超宗齊黃門郎竝有重名於前代幾卿幼清辯  
當世號曰神童後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  
渚幾卿不忍辭訣遂投赴江流左右馳救得不

沈溺及居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齊  
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  
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隨事  
辨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  
宗爲不死矣旣長好學博涉有文采起家豫章  
王國常侍累遷車騎法曹行參軍相國祭酒出  
爲寧國令入補尚書殿中郎太尉晉安王主簿  
天監初除征虜都陽王記室尚書三公侍郎尋  
爲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爲南

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徙爲散  
騎侍郎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尚書左丞幾卿  
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  
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  
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  
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  
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噓爲有司  
糾奏坐免官尋起爲國子博士俄除河東太守  
秩未滿陳疾解尋除太子率更令遷鎮衛南平

王長史普通六年詔遣領軍將軍西昌侯蕭深  
藻督衆軍北伐幾卿啓承行擢爲軍師長史加  
威戎將軍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  
白楊石井朝中文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  
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竝肆情誕  
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旣醉則執鐸挽歌不屑  
物議湘東王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下官  
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  
尋惠渥陪奉遊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



宋書列傳四十四  
十一  
咀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  
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  
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為遙更謂脩  
夜為促嘉會難常搏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素  
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栖 匪商官

理就一廛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  
無假玉璧為資徒以老使形踈疾令心阻沈滯  
牀簟彌歷七旬夢幻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益  
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即以任命為膏酥擘鏡照

形翻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哲  
鬼谷深栖接輿高舉遜名屠肆發迹關市其人  
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縈悲玄壤  
恨隔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懽同  
遊豫使夫一介老圃得造虛心末席去日已踈  
來侍未孱連劒飛鳧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  
涕零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  
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  
清官公府祭酒主簿皆幾卿獎訓之力也世以

此稱之幾卿未及序用病卒文集行於世

劉騶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騎校尉騶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騶所定也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出爲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騶乃表

言一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勛所陳  
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  
愛接之初勛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  
引而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言爲文之用心也  
昔洎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  
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取騶奭羣言雕龍也  
夫宇宙絳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  
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  
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

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夙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

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竒言貴浮詭飾羽  
尚畫文繡鞞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  
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  
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  
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  
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  
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  
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  
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踈略陸賦巧而碎

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  
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徃徃間出竝未  
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  
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  
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  
論文叙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各以章  
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  
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  
會通閱聲字崇赫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昭悵於

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叙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案轡口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



聖人所難識在鉗管何能矩矱茫茫徃代既洗  
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既成未爲時流所稱  
騶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  
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  
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  
案然騶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  
必請騶製文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  
證功畢遂啓求出家先燔鬚髮以自誓敕許之  
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暮而卒文集行於世

王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祖遠宋光祿勳父僧  
祐齊驍騎將軍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  
有才氣樂安任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詠  
得燭甚一為約賞齊末為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  
記室天監初除安成王主簿尚書三公郎廷尉正  
歷餘姚錢塘令竝以放免久之除輕車湘東王諮  
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  
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  
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文外獨絕還為大司

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尤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湘東王爲荊州引爲安西府諮議參軍帶作塘令不理縣事日飲酒人有訟者鞭而遣之少時卒文集行於世子碧亦有文才先籍卒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郟人父敬叔齊征東錄事參軍於杭令思澄少勤學工文辭起家爲南康王侍郎累遷安成王左常侍兼太學博士平南安成王行參軍兼記室隨府江州爲遊廬山詩沈

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丑第逮約郊居宅新構  
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傅昭常請思澄  
製釋奠詩辭又典龕除廷尉正天監十五年敕  
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六華林撰徧略勉舉思  
澄等五人以應選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  
職稍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  
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  
久之遷秣陵令入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  
東王錄事參軍兼舍人如故時徐勉周捨以才

具當朝竝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昭明太子  
薨出爲黟縣令遷除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  
卒官時年五十四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  
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  
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  
遜思澄意謂宜在已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  
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嘗爲敗冢賦  
擬莊周馬捶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何  
子朗歷官員外散騎侍郎出爲固始令卒時年二

十四文集行於世

劉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也祖乘人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東陽太守有清績在齊書良政傳杳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天監初爲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軍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搏約云鄭玄荅張逸謂爲畫鳳皇尾沙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

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  
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  
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  
齊景公冢又得此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  
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  
纂文竒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  
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  
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吾來至今不死約即取  
三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

杳爲贊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  
人題其贊于壁仍報有書曰生平愛嗜不在人  
中林壑之懽多與事大每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  
復少存閑遠徵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  
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伸長遊居之地休璉所  
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  
二贊辭采妍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間光影相照  
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多  
輒當置之閣上坐卧嗟覽別卷諸篇並爲名製



又山寺旣爲警策諸賢從時復高竒解頤愈疾  
義兼乎此遲比叙會更共申析其爲約所賞如  
此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楮酒而作振字昉問  
杳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若昉又  
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云桂陽程鄉有千  
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  
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  
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捺  
里時即檢揚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敕撰譜訪

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世表旁  
行邪上並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  
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官著紫荷

臺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曰持

臺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竝

云臺囊裏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

音訓又訪杳焉其博識彊記皆此類也尋佐周

捨撰國史出爲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人三百

餘人詣闕請留赦許焉杳以疾陳解還除雲麾

晉安王府參軍詹事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本官兼廷尉正又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之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普通元年復除建康正遷尚書駕部郎數月徙署儀曹郎僕射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出爲餘姚令在縣清潔人有饋遺一無所受湘東王發教褒稱之還除宣惠湘東王記室參軍母憂去職服闋復爲王府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大通元年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

昭明太子謂杳曰酒非卿之所好而爲酒厨之職  
政爲不愧古人耳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  
事昭明太子太子薨新宮廷舊人例無停者敕  
特留杳焉仍注太子徂歸賦稱爲博悉僕射何敬  
容奏轉杳王府諮議高祖曰劉杳須先經中書  
仍除中書侍郎尋爲平西知東王諮議參軍兼  
舍人知著作如故遷爲尚書左丞大同二年卒  
官時年五十杳治身清儉無所嗜好爲性不自  
伐不論人短長及覩釋氏經於常行慈忍天監十

七年自居母憂便長斷腥葷持齋蔬食及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馔其子遵行之杳自少至長多所著述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新舊記二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竝行於世

謝徵字玄度陳郡陽夏人高祖景仁宋尚書左僕射祖稚宋司徒主簿父璟少與從叔眺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隆

昌中爲明帝驃騎諮議參軍領記室遷中書郎  
晉安內史高祖平京邑爲霸府諮議梁臺黃門  
郎天監初累遷司農卿祕書監左民尚書明威  
將軍東陽太守高祖用爲侍中固辭年老求金  
紫未序會疾卒徵幼聰慧璟異之常謂親從曰  
此兒非常器所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  
旣長美風采好學善屬文初爲安西安成王法  
曹遷尚書金部三公二曹郎豫章王記室兼中  
書舍人遷除平北諮議參軍兼鴻臚卿舍人如

故徵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爲寒夜直宿賦以贈徵徵爲感友賦以酬之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二刻成徵二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再覽焉又爲臨汝侯淵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中大通元年以父喪去職續又丁母憂詔起爲貞威將軍還攝本任服闋除尚書左丞三年昭明太子薨高祖立晉安王諱爲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左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

及徵三人與議徵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四年累遷中書郎鴻臚卿舍人如故六年出為北中郎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三十七友人琅邪王籍集其文為二十卷

臧嚴字彥威東莞莒人也曾祖壽宋左光祿祖凝齊尚書右丞父稜後軍參軍嚴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於手初為安成王侍郎轉常侍從叔未甄為江夏郡攜嚴之官於塗作屯遊賦任昉見而稱之又作七算



辭亦富麗性孤介於人間未嘗造請僕射徐勉

欲識之嚴終不詣遷冠軍行參軍侍湘東王讀

累遷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

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

書日以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

者姓名遂無遺失其博洽如此王遷荊州隨府

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監義陽武寧郡累

任比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

數門生單車入境羣蠻悅服遂絕寇盜王入爲

石頭戍軍事除安右錄事王遷江州爲鎮南諮  
議參軍卒官文集十卷

伏挺字士標父暉爲豫章內史在良吏傳挺幼  
敏寤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爲  
五言詩善効謝康樂體父友人樂安任昉深相  
歎異常曰此子目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爲  
當時第一高祖義師至挺迎謁於新林高祖見  
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  
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宅居在潮溝於宅講論

語聽者頃朝遷建康正俄以劾免久之入爲尚書儀曹郎遷西中郎記室參軍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靖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以觀其意曰昔士德懷顧戀興數日輔嗣思友情勞一旬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況復恩隆世親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覲東山之歎豈

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靜日右廊處顧  
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  
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詠動  
輒盈篇楊生沈鬱且猶覆盎惠子五車彌多踳  
駁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牘無  
翰紙縛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  
的昔子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  
奢餘論將不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事絕聞  
見藉以謳謠得之輿牧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

通娛腸悅耳稍從擅  
落宴處榮觀務在滌除綺  
羅絲竹二列頓遣方丈負  
案三楮僅存故以道變  
區中情冲域外操彼絃誦  
貫茲觀損留侯之却粒  
念韓卿之辭榮瞻想東都  
屬懷南岳鑽仰來既有符  
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  
雖復帝道康寧走馬行却  
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  
之人展氏猶且攘袂浩浩  
白水窸叟方欲褰裳是知  
君子拯物義非徇已思與  
赤松子遊誰其克遂願  
驅之仁壽綏此多福雖則  
不言四時行矣

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  
豫蒙其賚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  
室郎宗絕迹幽野難矣誠非所希井丹高潔相  
如慢世尚復遊涉權門雍容鄉邑常謂此道爲  
泰毋竊慕之方念擁篲延思以陳侍者請至農  
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促節  
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菹謬彼偏嗜是用不羞  
固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  
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況在時宗彌爲未易近

以蒲槩勿用箋素多闕聊効東方獻書丞相須  
得善寫更請潤訶儻逢子侯比復削牘勉報曰  
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  
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歎卿雄州擢  
秀弱冠外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表其韶  
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邁雲中之白  
鶴及占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  
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  
有加寵授飾茲晉帶寘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

用懷愚智既知益之爲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  
風塵良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  
林野無人相樂偃卧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  
寵辱誰滯誠乃歡羨用有殊同今逖聽傍求  
興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貧賤爲恥鳥獸  
難羣故當捐此薜蘿出從鵠鷺無乖隱顯不亦  
休哉吾智乏佐時才慙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  
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得  
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矜作



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爲多幸  
但夙有風歎遘茲虛眩瘠類士安羸同長孺簿  
領沈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  
追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  
職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矣清  
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札示之文  
翰覽復成誦流連縵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  
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  
慙德儻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

辭人扼腕式間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  
懸榻輕苔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  
所遲萱蘇書不盡意挺後遂出仕尋除南臺治  
書因事納賄當被推劾挺懼罪遂變服爲道人  
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爲江  
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還俗  
復隨王遷鎮郢州徵入爲京尹挺留夏首久之  
還京師太清中客遊吳興吳郡侯景亂中卒著  
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子知命先隨挺事邵陵

漢書傳四  
二六  
主掌書記亂中王於郢州奔敗知命仍下投侯  
景常以其父官途不至深怨朝廷遂盡心事景  
景龍表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及景篡  
位爲中書舍人專任權寵勢傾內外景敗被執  
送江陵於獄中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先爲邵  
陵王所引歷爲記室中記室參軍

庾仲容字仲容潁川陽陵人也晉司空沐六代  
孫祖徽之宋御史中丞父漪齊邵陵王記室仲  
容幼孤爲叔父泳所養旣長杜絕人事專精篤

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為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  
已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為宮僚泳  
垂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迴  
用之勉許焉因轉仲容為太子舍人遷安成王  
主簿時平原劉孝標亦為府佐竝以彊學為王  
所禮接遷晉安功曹史歷為永康錢唐武康令  
治縣竝無異績多被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  
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特降餞宴賜詩曰孫  
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

殿時輩榮之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參軍除尚書  
左丞坐推糾不直免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  
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  
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  
縱謀飲不復持檢操久之復爲諮議參軍出爲  
黟縣令及太清亂客遊會稽遇疾卒時年七十  
四仲容抄諸子書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  
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竝行於世

陸雲公字子龍吳郡人也祖閑州別駕父完寧

遠長史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  
能記憶從祖倕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  
所失顯歎異之既長好學有才思州舉秀才累  
遷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行參軍雲公先製  
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  
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於高祖召  
兼尚書儀曹郎頃之即真入直壽光省以本官  
知著作郎事俄除著作郎累遷中書黃門郎並  
掌著作雲公善弈其常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

高祖笑謂曰燭燒卿貂高祖將用雲公爲侍中  
故以此言戲之也是時天淵池新製鱖魚舟形  
闊而短高祖暇日常汎此舟在朝唯引太常劉  
之遴國子祭酒到漑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  
輕亦預焉其恩遇如此太清元年卒時年三十  
七高祖悼惜之手詔曰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  
陸雲公風尚優敏後進之秀奄然殂謝良以惻  
然可剋日舉哀賻錢五萬布四十匹張繒時爲  
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

子賢弟黃門殞折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  
悲痛惋傷惜不能已已賢兄子賢弟神情早著  
標令弱年經目所覩殆無再問懷橘抱柰稟自  
天情倨坐列薪非因外獎學以聚之則一箸能  
立問以辯之則師心獨寤始踰弱歲辭藝通洽  
升降多士秀也詩流見與齒過肩隨禮殊拜絕  
懷抱相得忘其年義朝遊夕宴一載于斯翫古  
披文終晨訖暮平生知舊零落稍盡老夫記意  
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過賞心樂事所寄



伊人弟遷職瀟湘維舟洛汭將離之際彌見情  
款夕次帝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歧路行  
役數年羈病侵迫識慮惛恍久絕人世憑几口  
授素無其功翰動若飛彌有多愧京洛遊故咸  
成雲雨唯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之外不爲遠  
近隔情襟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客遊半紀志  
切首丘日望東歸更敦昔款如何此別永成異  
世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  
謂華齡方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情想引進

之情懷抱素篤友于之至兼深家寶奄有此恤  
當何可言臨白增悲言以無次雲公從兄才子亦  
有才名歷官中書郎宣成王友太子中庶子廷  
尉卿先雲公卒才子雲公文集竝行於世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  
豫州刺史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  
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徧諷誦略無  
所遺外祖丘宅與高祖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  
召入西省撰史初爲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爲司

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勅遣制衣建陵寺刹  
下銘又啓撰高祖集序文竝富麗自是專掌公  
家筆翰孝恭爲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不留意每  
奏高祖輒稱善累賜金帛孝恭少從蕭寺雲法  
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  
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時輩中多有忽略世  
以此少之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兵隸  
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正德舉衆入賊孝恭還  
赴臺臺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爲賊所攻城陷

見害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七代祖含晉侍中  
國子祭酒西平靖侯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  
和帝之鎮荊州也以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即位  
於江陵以爲治書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禪  
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  
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  
於此也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涉  
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

室世祖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  
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舅陳  
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之禮議  
者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遊  
於蕃府而已大同五年卒時年四十二世祖甚  
歎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  
度信乃含賓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協所  
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火湮滅有  
二子之儀之推竝早知名之推承聖中仕至正

貞郎中書舍人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自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邈等夷必興矜露大則凌慢侯王小則傲蔑朋黨速忌離說啓自此作若夫屈賈之流斥桓馮之擯放豈獨一世哉蓋恃才之禍也羣士值文明之運摘豔藻之辭無懋鬱抑之虞不遭向時之患美矣劉氏之論命之徒也命也者聖人罕言歟就而必之非經意也

列傳第四十四文學下

梁書五十

列傳第四十五

梁書五十一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處士

何點

弟潛

阮孝緒

陶弘景

諸葛璩

沈顗

劉惠斐

范元琰



劉訐

劉歊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易曰君子遯世無悶獨立不懼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古之隱者或恥聞禪代高讓帝王以萬乘爲垢辱之死亡而無悔此則輕生重道希世間出隱之上者也或託仕監門寄臣柱下居

易而以求其志虺汙而不愧其色此所謂大隱  
隱於市朝又其次也或裸體佯狂盲瘖絕世棄  
禮樂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遠害得大  
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語默之致有幽人  
貞吉矣與夫沒身亂世爭利干時者豈同年而  
語哉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  
若其死淮南子曰人皆鑿於止水不鑿於流潦  
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自古  
帝王莫不崇尚其道雖唐堯不屈巢許周武不

梁書傳四十五  
降夷齊以漢高肆慢而長揖黃綺光武按法而  
折意嚴周自茲以來世有人矣有梁之盛繼紹  
風猷斯乃道德可宗學藝可範故以備處士篇云  
何點字子皙廬江瀟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  
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年  
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官尚之彊  
爲之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  
本志遂得罷容貌方雅博通羣書善談論家  
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

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屣早屨恣心所適致  
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兄求  
亦隱居吳郡獸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  
三年要帶減半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  
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竝不就與陳郡謝瀹吳  
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友從弟遁以東籬  
門園居之稚珪爲築室焉園內有卞忠貞冢點  
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酌之初褚淵王儉  
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贊云淵旣世族儉

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  
知不可見乃止預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  
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見之點時在法輪  
寺子良乃往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  
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鐺點少時嘗患渴痢  
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  
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搗夢中服之自此  
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與遠近  
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具行經朱雀門街有

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傍有人擒盜與之  
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司盜懼乃  
受之催令急去點雅有人倫識鑿多所甄拔知  
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  
言點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  
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  
也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爲詩有高尙之言點  
荅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也而融  
久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何居

士薄暮遘荒淫點亦病之而無以釋也高祖與  
點有舊及踐阼手詔曰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  
脩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暫別丘園十  
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  
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  
談天人敘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  
弁謁子桓伯況以縠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  
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以  
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

舊仍下詔曰前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  
脫落形骸栖志睿冥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況  
親得同時而不與爲政喉膺任切必俟邦良誠  
望惠然屈居獻替可徵爲侍中辭疾不赴乃復  
詔曰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  
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申讌言眷彼子陵情兼  
惟舊昔仲虞邁俗受俸漢朝安道勉志不辭晉  
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議加資給並出  
在所日契資須太官別給旣人高曜卿故事同



垣下天監三年卒時年六十八詔曰新除侍中  
何點栖遲衡泌白首不渝奄至殞喪倍懷傷惻  
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賻錢二萬布五十匹喪事  
所須內監經理又敕點弟胤曰賢兄徵君弱冠  
拂衣華首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  
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  
逾遠朕膺錄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旣貴成  
雅俗野有外臣宜弘此難進方賴清徽式隆大  
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秩待以

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引見睿然汾射茲焉  
有託一旦萬古良懷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凋  
亡偕老之願致使反奪纏綿永恨伊何可任永  
矣柰何點無子宗人以其從弟耿子遲任爲嗣  
胤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  
旣長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  
入鍾山定林寺聽內興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  
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起  
家齊祕書郎遷太子舍人出爲建安太守爲

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

返入爲尚書三公郎不拜遷司徒主簿注易又

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爲隱義累遷中書郎

負外散騎常侍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給

事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國子博士丹陽邑

中正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

特進張緒續成之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

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錄永

明十年遷侍中領步兵校尉轉爲國子祭酒鬱

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待累遷左民尚書領  
驍騎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  
止足建武初已築郊外號曰小山恒與學徒遊  
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  
朓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  
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  
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邪  
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竝栖遁求先卒至是  
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永

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高祖霸府建  
引胤為軍謀祭酒與書曰想恒清豫縱情林壑  
致足懽也既內絕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  
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  
為樂士僕推遷簿官自東徂西悟言素對用成  
睽闕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懽遇曳裙儒肆  
實欲卧遊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為吏此事遂乖  
屬以世道威夷仍離屯故投袂數千剋黜疊禍  
思得矚卷諮款寓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

君清襟素託栖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既  
俯拾青組又脫屣朱黻但理存用捨義貴隨時  
往識禍萌實爲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今者  
爲邦貧賤咸恥好仁由己幸無凝滯比別具白  
此未盡言今遣候承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  
胤不至高祖踐阼詔爲特進右光祿大夫手敕  
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己蒙蔽昧於治  
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  
方策自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

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果至胤單衣鹿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就席伏讀胤因謂果曰吾昔於齊朝欲陳兩三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

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  
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  
象魏縣象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  
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故王  
孫滿斥言楚子頓盡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  
祠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  
星是也往代今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  
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詣闕陳之果曰僕之鄙  
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胤曰卿



詎不遣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邪果愕然  
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  
卿而始何必有例果曰今君遂當邈然絕世猶  
有致身理不胤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  
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昔荷聖王  
眄識今又蒙旌賁甚願詣闕謝恩但比腰脚大  
惡此心不遂耳果還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  
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胤又  
不受乃敕胤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

搢紳甚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展與  
言爲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旣屬廢  
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  
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  
行脩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寘此周行便可  
具以名聞副其勞望又曰比歲學者殊爲寡少  
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爲之慨  
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敕後進有意向者就  
卿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於是遣何子

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  
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問談論終日胤以若  
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  
西起學舍即林成援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  
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  
頃講隙從生徒遊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  
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  
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其言而止焉尋  
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

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  
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送至都賜埭去郡  
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貴山  
數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遊於今絕矣執手涕  
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竝葬吳西山胤家世  
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  
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獸丘  
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  
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

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  
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後還都  
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胤香  
奩并函書云呈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  
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  
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欽  
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  
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人告  
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尔當代之

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一  
神女并八十許人竝衣恰行列至前俱拜牀下  
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旣而疾動因不自治胤  
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  
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  
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爲主簿  
不就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  
從事中郎孝緒七歲出後從伯胤之胤之母周

氏卒有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

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嘆異之

幼至孝性沈靜雖與兒童遊戲恒以穿池築山

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

誠曰三加彌算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介躬

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

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

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外兄王晏貴

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與

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殮覆  
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  
何坐之及音獲免義師圍京城家貧無以爨僮  
妾竊隣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  
而炊所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  
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  
室雖邇其人甚遠爲名流所欽尚如此十二年與吳  
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往者天  
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



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  
間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  
邪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  
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鄰  
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  
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  
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  
遂愈時皆歎其孝感所致時有善筮者張有道  
謂孝緒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

無以驗也及布卦旣構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  
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  
果成遁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  
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遁卦而上九爻不發  
升遐之道便當高謝乃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  
于天監之末斟酌分爲三品凡若干卷又著論  
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爲聖人之跡存乎拯弊  
弊拯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旣無爲爲非道之  
至然不垂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

交喪丘旦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之之徒獨懷鑒識然聖已極照反創其跡賢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跡須拯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茲本跡悟彼抑揚則孔莊之意其過半矣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孝緒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麀麀可驂何以異夫驥駟初建武末清溪

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  
問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者木位  
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鄱陽忠烈王妃孝緒之  
姊王嘗命駕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  
見諸甥歲時饋遺一無所納人或怪之答云非  
我願始故不受也其恒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  
心欲治補經一夜忽然完復衆竝異之大同二  
年卒時年五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諡曰文貞處  
士所著七錄等書二百五十卷行於世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并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產弘景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書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踈眉細形長耳讀書萬餘卷善琴碁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取決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

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  
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已來未有斯事朝野榮  
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  
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  
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  
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  
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  
坐卧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時沈約爲東陽  
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爲人圓通

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  
有亦輒覺建武中齊宜都王鏗爲明帝所害其  
夜弘景夢鏗告別因訪其幽冥中事多說秘異  
因著夢記焉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  
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  
得侍其旁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  
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箸述尚竒異  
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  
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箸帝代年歷又

嘗造渾天象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義師  
平建康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  
字令弟子進之高祖既早與之遊及即位後恩  
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天監四年移居積  
金東澗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  
深慕張良之爲人云古賢莫比曾夢佛授其菩  
提記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鄧縣阿育王塔自誓  
受五大戒後太宗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  
堂與談論數日而去太宗甚敬異之大通初令



漢書列傳四十五  
十一  
獻二刀於高祖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竝爲佳  
寶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  
恒詔贈中散大夫諡曰貞白先生仍遣舍人監  
護喪事弘景遺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

諸葛璩字幼玖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  
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  
著晉書稱璩有發摘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  
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曰璩安貧守道  
悅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簡

退可以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  
辭不去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教曰昔長孫東  
組降龍丘之節文舉北輔高通德之稱所以激  
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結  
轍前脩豈懷珠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  
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啜菽之饗就養寡藜蒸  
之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茲五秉可餉穀百斛  
天監中太守蕭琛刺史安成王秀鄱陽王恢竝  
禮異焉璩丁母憂毀瘠恢累加存問服闋舉秀

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  
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亢爲起講舍璩處身清  
正妻子不見喜愠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  
人益以此宗之七年高祖敕問太守王份份即  
具以實對未及徵用是年卒於家璩所著文章  
二十卷門人劉暉集而錄之

沈顛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父坦之齊都官郎  
顛幼清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  
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

罕見其面顛從叔勃貴顯齊世母還吳與賓客填  
咽顛不至其門勃就見顛送迎不越於閫勃歎  
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俄徵爲南郡王左常  
侍不就顛內行甚脩事母兄弟孝友爲鄉里所  
稱慕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  
人俱不赴永元二年又徵通直郎亦不赴顛素  
不治家產值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  
饋其梁肉者閉門不受唯以樵採自資怡怡然  
恒不改其樂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訂民丁吳興

太守柳惲以顛從役揚州別駕陸任以書畫具之  
惲大慙厚禮而遣之其年卒於家所著文章數十  
十篇

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  
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  
山過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  
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  
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  
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

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太宗臨江  
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  
始有張劉之盛矣世祖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  
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九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唐人也祖悅之太學博  
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  
哀慕盡禮親黨翼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  
佛義然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唯以園蔬  
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走母問其

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為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莫不改容正色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齊建武二年始徵為安北參軍事不赴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辨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十年王拜表薦焉竟未徵其年卒于家時年七十

劉訐字彥度平原人也父靈真齊武昌太守訐  
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訐居喪哭泣孺慕幾  
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爲伯父所養事伯  
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  
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爲之  
娉妻剋日成婚訐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  
史張稷辟爲主簿不就主者敦召訐乃挂檄於  
樹而逃訐善玄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  
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



之志天監十七年卒於歆舍時年三十一臨終執  
歆手曰氣絕便歛歛畢即埋靈筵一不須立勿  
設饗祀無求繼嗣歆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  
刊石立銘諡曰玄貞處士

劉歆字士光訐族兄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  
聞慰齊正負郎世爲二千石皆有清名歆幼有  
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  
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一讀莊子逍  
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因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

理家人每異之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  
族弟訐竝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  
娛而已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  
霽杳從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  
不距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  
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無  
何而著革終論其辭曰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  
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  
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隱其

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  
言之夫形慮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  
動離得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  
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  
辯而理微是以勛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  
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  
無不之莊周云生爲徭役死爲休息尋此二說  
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  
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

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  
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  
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  
越何者神爲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  
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  
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  
示其弗反即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  
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  
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

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  
偏攜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譏於是  
平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  
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  
逆旅之館耳反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  
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  
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  
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  
筵陳棺槨設饋奠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

之地耳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  
薪卉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  
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  
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  
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  
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  
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  
孔子云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  
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

范母殮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槨  
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誠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  
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於吾人而當華泰今欲  
駟騁景行以爲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  
之譏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歛以一千錢市治  
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  
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  
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歛訖載  
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塋塋足容

棺不須塋甃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机筵無  
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杆水其蒸嘗繼嗣言象  
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  
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棄之  
明年疾卒時年三十二歆幼時嘗獨坐空室有  
一老公至門謂歆曰心力勇■能精心生但不  
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歆既長精心學佛  
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歆於興皇寺  
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歆未死



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歌謂兄子弁曰吾不見此實尔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故誅其行迹諡曰貞節處士

庾詵字彥實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碁筭機巧竝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產業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嘿然不言恣其取隣人

有被誣爲盜者被治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質  
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  
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  
此類高祖少與詵善雅推重之及起義署爲平  
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遊狎河東柳  
惲欲與之交詵距而不納後湘東王臨荊州板  
爲鎮西府記室參軍不就普通中詔曰明敷振  
滯爲政所先旌賢求士夢佇斯急新野庾詵止  
足栖退自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習潁川庾

承先學道黃老■涉釋教並不競不營安茲枯

槁可以鎮躁敦俗詵可黃門侍郎承先可中書

侍郎勒州縣時加敦遣庶能屈志方冀鹽梅詵

稱疾不赴晚年以後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

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

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

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

願公復來不可以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

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

淨域矣高祖聞而下詔曰旌善表行前王所敦  
新野庾詵荆山珠玉江陵杞梓靜侯南度固有  
名德獨貞苦節孤芳素履奄隨運往惻愴于懷  
宜諡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  
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  
五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  
有令譽世祖在荊州辟爲主簿遷中錄事每出  
世祖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雖  
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後轉

詒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莊老義疏注  
筭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  
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仕至中書侍郎江陵陷隨  
例入關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爲治中從  
事史遭母憂服闋爲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  
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  
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  
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縠皮巾躡蒲履手執并櫬

皮塵尾服寒食散盛冬能卧於石博涉羣書專  
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  
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  
太宗聞甚傷悼焉與劉蕙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臨陵人也少沈靜有志操  
是非不涉於言喜愠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  
歲受學於南陽劉虬疆記敏識出於羣輩立經  
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郡辟功曹  
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岳晚以弟疾還

鄉里遂居于士臺山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  
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  
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  
聞忠烈王尤加欽重徵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  
板爲法曹參軍竝不赴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  
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陝學徒因  
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  
深相賞接留連月餘日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  
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時年六十

陳吏部尚書<sub>元</sub>察曰世之誣處士者多云純盜  
虛名而無適用蓋有負其實者若諸葛瓌之學  
術阮孝緒之簿閱其取進也豈難哉終於隱居  
固亦性而已矣

列傳處士第四十五

梁書五十一